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小说

(1)

浦漫汀 主编



NLIC 2970699149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小 说



NLIC 2970699149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1/浦漫汀主编·—太原:希望出版社,
1988.11(2009.9重印)

ISBN 978-7-5379-0482-7

I. 中… II. 浦…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儿童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③儿童文学-小说-作品集-中国-现
代④儿童文学-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574 号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一)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主编:浦漫汀	承印: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孙忠贤	开本:787×1092 1/16
整体设计:薛蔚原 冯建华 王 蕾	成品尺寸:165×230
出版发行:希望出版社	字数:630 千字
社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张:44.25
邮政编码:030012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2 版
电话传真:0351-4922243 4922101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http://xwcbs.com	ISBN 978-7-5379-0482-7
E-mail:xwcbs@vip.sina.com	定价:100.00 元

万紫千红总是春

——新版《中国儿童文学大系》总序

樊发稼

1988年至1990年间，希望出版社陆续推出一套煌煌大书——《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分理论、小说、童话、散文、诗歌、儿童剧和科学文艺七大类，凡十五卷，共一千余万言。这是我国第一部清晰反映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发展脉络的大型文献资料图书。《大系》选收文论和作品的时段，上起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下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涵盖八十年左右的时间。书出后曾荣获国家图书奖提名奖。

日月飞转，斗转星移。首版《大系》编纂成书并正式问世，距今倏已逾二十载。希望出版社决定斥巨资，隆重推出《大系》新版本——在对已出之囊括前八十年的十五卷加以认真校订的基础上，组织专家班子，将后二十年的儿童文学文论及作品分类续编为十卷，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规模的这套共二十五卷、自1919至2008整整一百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堪谓卷帙浩繁，蔚为大观，这在中国出版史上确属空前壮举，其文化史料价值实为弥足珍贵！

中国儿童文学源远流长、古已有之，这已是多数文学史家的共识，因为具有儿童文学形态的或曰实际上的儿童文学作品，早就存在于许多古代人文典籍中；历代庶民口口相传的大量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寓言、童话、民谣等，其中不少就是儿童文学作品。毋庸置

疑，在华夏大地，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共生亦共长，亦即自“成人文学”发生之日起，儿童文学便存在了，只是未以“儿童文学”称之，因为彼时尚无这个名词。诚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由于儿童和妇女一样不受重视，因此，几无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100 多年前，在世界进步思潮影响下，随着“儿童”的被发现，儿童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出现了专为少年儿童创办的刊物，为孩子们创作、翻译、编写的文学作品日多，中国儿童文学终于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学部类，正式成为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从 1919 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三十年儿童文学，史称“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其发轫及发展，是和中国现代文坛一批杰出文学家、出版家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诸如“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叶圣陶、茅盾、冰心、沈从文、巴金、郑振铎、张天翼、老舍、赵景深、顾均正、赵元任、严既澄、徐调孚、陈伯吹等等。他们或以自己的创作理论成果，或以自己的翻译出版业绩，直接丰富和壮大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儿童文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把教育和培养下一代看作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儿童文学，正是培育祖国未来建设者的重要一环。其不可低估的意义，正如已故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早在 1950 年 4 月为《儿童时代》杂志所写的创刊词中所指出的：“给儿童提供健康的精神食粮，启迪思想，陶冶情操，培养他们成为祖国建设的优秀人才。”宋庆龄后来还说过：“有些事是可以等待的，但是少年儿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1954 年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对广大儿童文学作者写出更多优秀作品，起到了积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1955 年 9 月 16 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的重要社论，指出当时少儿读物严重匮乏，要求所有的作家和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重视少儿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同年 11 月，中国作家协会发出《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号

召广大作家和有关部门加强和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尽快改变儿童读物奇缺的状况。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文学艺术的发展,儿童文学也初步呈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许多早在建国前就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继续热情地为孩子们创作;一批新的儿童文学作者脱颖而出;不少主要从事成人文学创作的作家、诗人、翻译家,也满怀热情为孩子们创作、翻译儿童文学作品。这些,都直接造成那个时期儿童文学的一时之盛,即新中国儿童文学所谓的“第一个发展黄金期”。现在看来,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由于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文以载道”观念,加上受当时前苏联儿童文学的影响,人们比较偏重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这种对文学功能认识上的不全面性,导致那个时期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明显弊端,这就是“思想大于形象”,造成不少作品“公式化、概念化”,艺术性较为薄弱,正如文学大师茅盾在《六〇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指出的那样,“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当然,建国后十七年中,也出现过一批确实优秀、至今仍广为传诵的儿童文学佳作。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儿童文学园地百花凋零,只有个别作家坚持现实主义原则,写出过一些至今仍可读之作。

中国儿童文学的全面复苏和新生,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之后。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儿童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这年早些时候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为儿童文学在新时期较快发展,在组织上做了很好的准备和动员工作。随后,在“解放思想”的新时代号角声中,儿童文学界在理论和文艺思想上经历了一次深刻的拨乱反正;儿童文学的功能和艺术规律,获得了新的正确的阐释和尊重;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焕发出极大的创作激情;儿童文学创作、编辑、出版队伍显著扩大;儿童文学作品发表园地大大增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儿童文学创作、理论界掀起了一次绵延数年的创新、探索、争鸣热潮,包括少儿出版在内的多方合力,成就了建国后儿童文学的第二个“黄金期”;及至进入九十

年代及新世纪后,儿童文学领域不仅老作家“宝刀不老”,中青年作家成为创作中坚,出现了一批深受广大小读者喜爱和欢迎、屡获全国大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而且新人辈出,“70后”、“80后”乃至“90后”都有一些令人惊喜的儿童文学创作新秀崭露头角,他们题材各异、风格多样、不拘一格的创作路数,每使读者和业内人士眼睛为之一亮。有论者称,近二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形成了“五代同堂”——或“五个创作方阵”,即(儿童文学)老作家、中年作家、青年作家、少年作者、成人文学作家——儿童文学之苑呈现出多元共生、百卉争艳的喜人局面。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研究、理论、评论领域,也涌现了一批新人。

增补后的二十五卷《中国儿童文学大系》,采取编年的方式,以我国100年内各个时期各种题材及风格的代表性文章和作品,集中、具体而又客观地展示了中国儿童文学百年发展历程。这套《大系》的选编者和出版者,严格遵照原编辑委员会定下的宗旨和要求,凡入选的文章和作品,一律保持原貌,不因其中个别内容、思想、观念带有当年的“时代印痕”、现在看来已显得明显滞后或“不合时宜”而加以修改,目的是为了保留时代的“原汁原味”,反映真实的历史。这就使这套《大系》真正成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形象地图”,不仅具有阅读欣赏价值,也有可供研究考察的珍贵文献史料价值。

这套《大系》原来的19名顾问、编委,已有12位先后谢世。由此我们深感岁月之沧桑,生命法则之无情。阴阳苍黄,新旧更替,生生不息,这原是宇宙、天地亘古不易的铁律。面对前辈的陆续“退席”,本无须过分怆然喟叹;每念及先驱们百年来为中国儿童文学做出的不朽业绩和贡献,一种钦敬崇仰之情久久激荡我们胸间。

逝者已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前辈未竟之神圣事业,当会有新一代德艺双馨、又有旺盛生气和蓬勃活力的建设者来担当接承、弘扬发展。“杰出的、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是超越时空、不分国界的。它们往往描写全人类普遍关注又是普天下少年儿童心灵能共同感受的东西,讴歌真、善、美,颂扬爱的力量、道义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因而具有永恒的、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和共享的审美价值。”(著

名评论家束沛德语)——这是当今中国广大儿童文学学者和作家的一个重要共识。

正是江南风景好,万紫千红总是春。我们坚信,经过几代人的不懈探索和创造性劳动,下一个百年的儿童文学一定会更加辉煌,我们这个儿童文学大国定将跃升为举世瞩目的真正的儿童文学强国!

2009年2月9日于北京

清初詩人王士禛《香祖偶存》卷二十一引南朝宋谢庄《月赋》云：“若有人兮，天子之驕子也。乍驚雲而含笑，或驚風而弄影。望氣出於東方，輒知其必有文章之才也。故謂之天子之驕子也。”

（见《香祖偶存》卷二十一）

导 言

浦漫汀

儿童小说和儿歌、童话等体裁一样，其原始雏形也是含孕于口头创作之中的。鲁迅说过：“到现在，到处还有民谣、山歌、渔歌等，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他们，就是不识字的作家。但是，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又很容易消灭，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这鲜为人知的无数口头创作中，无疑会有难以数计的小说和儿童小说作品，只不过因为民间文学体裁分类不够精密，始终把它们混淆在故事、童话或传说中罢了。古代文人小说中，也常含孕着儿童小说的某些因素，这也正是后人把它们改写成儿童读物的基础。以古鉴今，口传的儿童小说的雏形、古代作品中的儿童小说的因素，对作家儿童小说的产生都是有深远意义的。但由于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我国有意识地为儿童编写、改译或创作的小说直到近代才得以明显地出现。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为宣传其政治主张，曾明白地倡导为儿童而写作。代表人物、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在他的多篇论著中都曾论及儿童文学的重要性和儿童诗、儿童剧、小说等在儿童教育中的意义及某些创作要领。他指出：美、英、德、法、奥、意、日等国“政界之日进”，“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并曾具体论述：“彼中辍学之子，黉

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商氓，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①故而，他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②在谈小说的重要意义过程中，他时常强调要使它面向孩子，在创作中宜注意“从而导之”的原则。这一切，对儿童小说的被重视及其发展都有促进作用。然而，清末的儿童小说纯系创作的很少，绝大多数是翻译，或带有创作成分的译述、改写的外域或古代作品，尤其以前者为最普遍。1901到1909年间就先后发表、出版了《爱美耳钞》(即《爱弥儿》)、《十五小豪杰》、《绝岛漂流记》(即《鲁滨孙漂流记》)、《海底旅行》、《二勇少年》、《月界旅行》、《空中飞艇》、《海外天》、《大人国》、《小于志之》(即《最后一课》)、《千年后之世界》、《地底旅行》、《秘密电光艇》、《海底漫游记》、《飞访木星》、《孝子碧血记》、《馨儿就学记》等译文或译本。此外，还出版了孙毓修、朱天民等参照史书及外国作品《雾海孤帆》等所编写的儿童小说。这些译制、改写的作品多属科学小说、爱国小说、冒险小说和教育小说，明显地反映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爱民族的思想意识和先觉者们的变革政治的迫切心愿。而这也正是译制、改写的预期目的所在。唯其如此，它们的出现虽并非完全从儿童需要出发，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发民智”，扩大少年儿童的视野，培养他们“坚韧、勇往、耐苦、守德诸美德”(徐念慈语)的作用，同时，也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的封闭型的传统文化，带动、推进了现代儿童文学和儿童小说创作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儿童小说得到了文教界的重视。有识之士论及儿童教育时，常常谈到儿童小说的作用。允明在《课外读物之研究》一文中说道：“课外读物在学校宜读特别有益之杂志小说等……所备之书，宜多购历史小说……外国以科学为小说，苟有佳者，亦不可不读。”啬厂在《中国教育上固有之特色及今后教育之要点》一文里，指出：“文明国之教育，莫不重文学者，故诗歌、小说列于诵习，夫文学

① 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犹有诱导社会进化之功焉。”^①

理论上的倡导,对翻译外国作品、改写本国古典书籍或从生活取材进行小说创作,都有所推动。仅中华书局就出版了《小小说丛书》百种左右。主要是根据《封神榜》、《三国》、《水浒》、《镜花缘》、《七侠五义》、《今古奇观》等古代小说进行缩写、改写而成的。目的是:鉴于“旧小说有许多不合教育宗旨的,看了无益有损……从著名各种小说里面选有益而多趣味的编成小本子,小孩看了既可增智慧,又易通文理。”(《小小说丛书》启事)商务印书馆的由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丛书中,也刊载了小说作品。孙毓修在该丛书的序言中说:“童子略识文字,无不喜看小说……而新旧小说或文章高尚、理论精深非幼年所能领会,故东西各国特编小说为童子之用,欲以启发知识,含养德性,至善也。”《童话》里,童话作品固然居多,但在体裁概念十分模糊的当时,孙毓修这里所谈的既有被叫做小说的童话,也有真正的小说。“丛书”里也确实有取材于中外小说(如《唐人小说》、《鲁滨孙漂流记》等)的改写作品。中华书局创办于1914年的《中华童子界》月刊,每期必发一篇儿童小说。商务印书馆创办于1911年,停刊于1931年,历时二十余载的《少年杂志》,在刊登寓言、童话的同时,也刊登了真正的儿童小说。

如1914年之前,孙毓修任该杂志主编时,就曾登载了味慈的儿童小说《爱儿之声》和《农之子》。

创作的儿童小说,最佳者是叶圣陶发表于1914年的《穷愁》。它描绘的是小主人公阿松和他母亲的悲惨遭遇。全篇笔墨深沉,寄寓了对“母子二人相依为命”的穷苦之家的无限同情。在译制的小说中,最应提到的是茅盾译的《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它开了真正为少年的需要而译介科学幻想作品之先河。

本时期的儿童小说,在创作上,多数皆未彻底摆脱旧的思想、文化的影响,在译制上,也还有生硬、不切儿童实际的弱点。但总的说,是趋向于改进的。比起晚清时期来,创作小说的数量明显增多,译制

^①叶圣陶:《叶圣陶选集·自序》。

小说的成人的功利色彩明显地淡化。有些作品还比较切合国情和少年儿童的口味。本时期的和前一段的儿童小说一道，表明了我国近代儿童小说之萌发与兴起，为“五四”之后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提供了经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从“五四”开始，儿童小说进入了现代历史时期。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斗争。现代儿童文学及其重要体裁之一的现代儿童小说就是随着它的勃兴而诞生的。

“五四”时期现代儿童小说虽处于童年阶段，但由于儿童文学运动的推动及鲁迅等先驱者、作家们的亲切栽培，它的发展不仅是健康的，也是比较迅速的。

鲁迅既从思想、理论上为现代儿童文学奠定了基石，又以其艺术实践为儿童文学、儿童小说的创作确定了正确的方向。鲁迅于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对现代儿童小说的产生、发展就有多方面的意义。它不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戕害儿童的反动本质，同时，也为儿童小说的创作指明了一条现实主义的道路。鲁迅创作于1921、1922年的《故乡》、《社戏》，虽非专为儿童而写，却也为儿童小说创造了许多宝贵经验。诸如，如何基于生活提炼主题、安排情节、塑造生动的少年儿童形象等等。

在为儿童而创作小说的作家中，成绩突出或较为突出的是叶圣陶、冰心、王统照以及蒋光慈、筱芝等等。

叶圣陶，这位新儿童文学的先驱者，不仅以其《稻草人》“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①，而且在儿童小说创作上也带头做出了贡献。仅1920到1923年间，就写下了《伊和他》、《阿菊》、《一课》、《义儿》、《地动》、《小蚬的回家》、《小铜匠》、《马铃瓜》等十余篇以儿童的学校、家庭生活为题材，或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着重表现的是对弱者、幼小者的诚挚的爱和深切的同情。《伊和

^① 鲁迅：《表·译者的话》。

他》描写的就是母子间的相亲相感的挚爱深情。《地动》、《小蚬的回冢》着意描绘的则不只是纯真的爱，还有感人的同情心。但叶圣陶是位“为人生”的写实派作家，他不只要以笔下的爱的力量去改变悲惨的社会人生，更要直接揭露现实的不公与不幸，以促进社会的猛醒。在《小铜匠》里，他写了一个小学生为贫困所迫，只得辍学去当学徒的生活遭遇。在《阿凤》里，他写的是童养媳的难以形容和无法忍受的悲苦。作为教育家的叶圣陶，出于对学生的责任感，在创作中也常常表现到有关教育思想及改进教授方法的内容，因而他的小说也常被称为教育小说。

女作家冰心也为孩子们写下了多篇小说。其中，有些作品程度不等地体现着她的“爱的哲学”；描写、歌颂着母爱、亲子之爱、手足之情和纯美的童心。她的《寂寞》就着力表现了家庭、母爱的温暖和孩子的纯净无瑕的心地。《离家的一年》写的是手足之间的互爱与惜别之情。但二三十年代的冰心是以写“问题小说”而著称的。在为儿童写的小说中，同样具有这种特色。在《最后的安息》里，她借从小被“童养”的翠儿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封建童养媳制度摧残弱小的罪恶。在《三儿》里描写了拾荒儿童惨死于拾荒过程中的悲剧，就此揭露了旧社会的残忍，表达了对它的强烈抗议。

王统照写了《雪后》、《春雨之夜》、《湖畔儿语》、《纪梦》以及《微笑》等儿童小说。他在创作之初，也“曾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和谐的天国”^②，他的基调也是写实的；在期冀美和爱能挽救人生的同时，更执意表现现实，努力“从微小事件上透出时代暗影”（王统照语）。《雪后》通过描绘孩子们堆塑雪楼，赞美了童真童趣，又以雪楼的被军阀匪徒所踏平，使“娇嫩的童心里添了层重大的打击”等情景的描述“隐隐地托出战之罪恶”（蹇先艾语）。这就使得作品增强了现实意义。《湖畔儿语》这篇，也只是写了普通城市贫民小顺一家的遭际，故事情节并无大的波澜，但所“透出”的“时代暗影”与作家对第二代的忧虑却是浓重的。

^②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蒋光慈创作的《疯儿》、筱芝所写的《陆方的梦》也都是颇有意义的佳作。《疯儿》这一反映“五卅”运动的出色的短篇，通过中学生方达在运动中的表现和遭遇，讴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形象地展示了“现代被压迫的人生”，喊出了“被压迫者的痛苦和欲求”^①。《陆方的梦》凭借童工陆方梦游六层高塔的故事，暗示了社会发展的过程，描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和未来幸福生活的图景。这两篇小说时代色彩都比较鲜明。

其他作家的作品中，较好的还有：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的程生的《白旗子》、老舍的《小铃儿》、庐隐的《两个小学生》；以教育为主题，反映学校生活的陈伯吹的《学校生活记》；揭露童养媳制度迫害弱小者的徐玉诺的《认清我们的敌人》；表现小佣工的痛苦与艰辛的赵景深的《红肿的手》；控诉军阀混战及其罪恶统治给孩子们造成苦难的普生的《完卵》、何公超的《父亲的狂怒》；歌颂童心美，表现孩子们对小动物的爱怜的曹元杰的《金鱼》、凌叔华的《小哥儿俩》；抨击、揭露反动派残酷镇压群众的小春的《乡下小孩子游上海记》、爱娟的《黄阿大》、时雨的《在姑母家的一夜》等等。此外，汪敬熙的《一个勤学的学生》、杨振声的《渔家》、王思玷的《偏枯》、任叔的《侄儿》、赵景沄的《阿美》、孙俍工的《隔绝的世界》、吴立模的《猫鸣声中》、玉薇女士的《失去的小羊》、冯文炳的《竹林的故事》、王鲁彦的《灯》以及黄中的《一个小小的牺牲者》、郑振铎的《猫》、许志行的《师弟》、孟言的《小妹妹》、锦明的《小岔的世界》、丘玉麟的《为曼青的缘故》，也都以各自的特点和长处，赢得了好评。

上述作家的作品，在主题题材上都是具有普遍性、代表性的。它们无论是表现爱和美，揭示学校生活，展现孩子们的爱国意识和善良正直的思想品德，也无论是描述童工、童养媳、贫苦儿童的苦难，抨击剥削制度、军阀、反动当权者戕害孩子、屠杀无辜，或赞美先进，歌颂革命斗争，预示人民必胜的光辉前景。都明显或较多地反映了反帝反封建、要民主、要自由、要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

^①《中国青年》第121期《编辑以后》。

本期改写、翻译的儿童小说仍占较大的比重,特别是后者更为盛行。茅盾曾有过概括:“‘五四’时代的儿童文学运动,大体说来,就是把从前孙毓修先生所已经‘改编’(retold)过的或者他未曾用过的西洋的现成‘童话’再来一次所谓‘直译’。”^①茅盾:《关于“儿童文学”》。茅盾所说的“童话”也包括儿童小说。这些作品多是以儿童需要为出发点而翻译或重译的。译制过程中,忠于原著,较好地体现了其固有的思想情调和艺术风格,因此,有不少是很有影响的。如茅盾译的《万卡》、张定钊译的《顽皮的孩子》、顾均正译的《宝岛》、夏丏尊重新译制的《爱的教育》(原著曾由包天笑改译过,名为《馨儿就学记》)等等。

改写、译制的小说中,有些也还存在着选材不够精当,译写中粗制滥造或随意删改的现象。然而,总的看,在“五四”大潮迅猛到来,旧的读物被淘汰,新的创作一时难以应求的情况下,它们确实在由旧向新的过渡中起了十分必要的桥梁作用。

本期儿童小说不仅得到作家、翻译家、理论家、儿童文学工作者们和文学研究会等文学团体的培植,也得到了许多报刊杂志、出版单位的支持。如《儿童世界》、《小朋友》等常常发表小说作品;商务印书馆的《儿童文学丛书》、中华书局的《儿童文学丛书》与《我的书》等大型丛书中亦皆有小说。如上所论及,中华书局还出了多种《小小说》。

“五四”时期,儿童小说虽属草创,但却呈现一片繁茂的景象。由于“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的指导、感召,其中多数作品在适应儿童的需要和情趣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1921年以后,随着党的思想影响的深入和扩大,又有越来越多的作家、作者投入了以小说这种体裁表现时代、传播革命意识,以“培养未来的同志”的可贵尝试。故而,本期儿童小说,虽然有些作品艺术性不强,观点欠全面,如只着重编故事,忽略人物刻画,或因过

^①茅盾:《关于“儿童文学”》。

分强调“儿童本位”而流露出把儿童视为超阶级的存在的倾向，等等，但宏观而论，还是朝气蓬勃、富有思想活力的。与封建读物相比，在选材、立意上都有根本性的变化。它们的繁茂在小说领域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正确和巨大威力。

“左联”十年间，儿童小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左联”一向把儿童文学视为革命文学的一翼而倍加关怀。为了给予“新时代的弟妹们”以革命的思想和崭新的文学作品，无论在思想理论的建树或创作方面都做出了重大奉献。前者更为明显：1930年春，“左联”刚刚成立不久，便举行了由沈超予等十八位左翼作家参加的儿童文学座谈会，就办好《大众文艺》的《少年大众》专栏一事，探讨了有关儿童文学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与会者认为：革命儿童文学的任务，是培养少年儿童的阶级观点，使之了解参加斗争的必要，还要给他们以“新的有益的东西”，使他们的爱好转向革命事物。题材应“容纳讽刺、暴露、鼓动、教育等几种”。在艺术表现上，要注意少年读者的心理和接受能力，为他们著译“应该大众化而且少年化”，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见解，对澄清“五四”以来理论上的某些混乱，发展儿童文学、儿童小说都是有利的。

“左联”的主要负责人鲁迅的贡献更为重大。鲁迅的许多理论见解都是在本阶段发表的。鲁迅批判反动、陈旧的儿童读物，倡导给孩子们“有益有味”的“新作品”，无疑为新儿童文学清除了障碍，明确了方向。鲁迅论述的儿童的想象力丰富和“多不愿作假”^①等心理特点，对包括儿童小说在内的儿童文学各体裁创作之必经忠于生活和照顾读者年龄特征，都有指导意义。鲁迅所翻译的《表》，充实了儿童精神食粮，也给儿童小说创作提供了榜样。鲁迅热心关注作家队伍的成长，既通过对叶圣陶童话的评价，鼓励开辟“自己创作的路”，又热衷于对作家的具体引导。他指出张天翼的小说创作比以前“切实起来了”^②这些，对推进儿童小说的走向繁荣也是很有意义的。

①鲁迅：《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

②《鲁迅书信集·致张天翼》。

“左联”的主要成员茅盾撰写了《“关于儿童文学”》、《书报述评·几本儿童杂志》、《再谈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在苏联》等文章，简要概括了三十年来儿童文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介绍了苏联儿童文学，提出了建立新型儿童文学的设想。这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文章，促进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儿童小说自然也会受益于其中。此外，还直接评论了凌叔华的“写小孩子的”小说，肯定了作者的“没有正面说教的姿态，然而竭力描写着儿童的天真”等“写意画”的形式，对儿童小说题材、手法的走向多样化都是有所推动的。

此间，从理论上给儿童小说以关照的还有顾均正、饶上达、梦野等等。

创作上的繁盛、翻译上的改进，也多与“左联”的支持，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在创作方面，应牢记的是以鲜血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写了第一篇文章”（鲁迅语）的“左联”烈士胡也频、冯铿以及继他们之后为革命牺牲的洪灵菲等的遗著。

胡也频写了《小人儿》、《两个世界》、《黑骨头》等儿童小说。《小人儿》描绘了八岁的牧羊女的痛苦生活。这个小人儿是“梦生”，唯一的亲人——她的寡母却把一切不幸全部归罪于她的出生和存在，对她进行百般刁难、打骂、虐待，只有到牧场她才感到“自由”、“快乐”。作品鞭挞了现实的冷酷，更通过母亲的形象展露了畸形社会对底层群众的严重扭曲。《两个世界》围绕小兄弟俩对“八哥”的爱，表现了对童真世界的依恋，从而展示了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与憎恶。《黑骨头》通过记叙童工阿土成长为少年革命者的历程及其英勇牺牲，侧写了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动人事迹。

冯铿写了《小阿强》。它讲的是根据地的“一个村里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小阿强的故事。阿强从小具有反抗意识，经地下党的启发教导，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并主动承担了给红军送信的任务。完成这一形象塑造之后，作者热情呼吁、激励小读者做一个阿强这样的“小布尔什维克，小斗士”。引导儿童投身革命，正是本篇的主要创作意图。

洪灵菲写的《女孩》，以九岁的小“婢女”梅丽为主人公。通过对